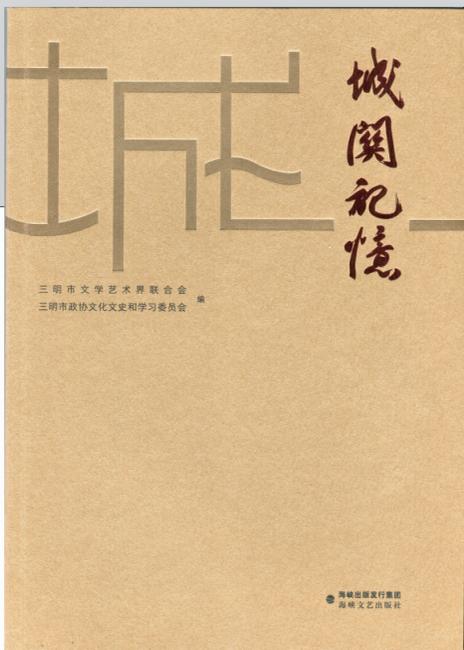


三明作家书架



感受三明城关文化 ——读《城关记忆》

● 扬凡

作为一名生活在三明的人，笔者多次到过三明所辖的11个县（市、区）的县城，即城关，但都是走马观花、浮光掠影、匆匆而过，对当地的城关文化并没有很深的印象。当我捧起这本还散发油墨香的《城关记忆》一书，对全书58篇佳作，一口气全部读完。这些作品既展现了各地城关的历史沿革与新时代变迁，又深入描绘了各地的风俗风情，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幅山城之韵、小城之美的生动画卷，再次勾起我对每一个县（市、区）城关的记忆，有故地重游的感觉。

县城城关，作为一个县区域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形成了与都市和乡镇村落不一样的、独具特色的县城文化。《城关记忆》就是这样一部三明城关文化的集大成，让每个读者都能从中感受到不一样的三明城关文化。

如城墙文化。城关城关，无城不成关。读绿笙的《从城关到城市》，才知道老梅列城墙的历史故事：“据史料记载，梅列堡墙（城墙）始建于清朝咸丰六年（1856年），历时11年建成，规模之大和时间之长是当时这一带绝无仅有的。堡墙依地理之需建筑两处，南、北城墙长1200余丈，高5至6米，底宽约2.5米，采用古砌工艺，城墙的城门之上还分别建有不同的庙宇。”当时堡墙建筑的宏伟可见一斑，尤其是将各种民俗文化与堡墙有机联成一个整体，是三明城区本土文化中不可多得的一个代表。从《城关记忆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其他各县城关的古城墙，其实都有着同样的辉煌。城墙文化成为城关文化最突出的特色之一。

又如“八景文化”。《时光深处的清流印记》中写道：“明嘉靖《清流县志》中，记载了一段关于‘清流八景’的佳话。明永乐二年（1404年）清流进士张永

隆任鲁府纪善时，曾向鲁靖王朱肇辉进献‘清流八景’图，并作了这样的介绍：邑南有山曰南极，则白云之缥缈也；东曰东华，则翠嶂之嶙峋也；笛横弄于西桥，舟往来于北渡；雁塔晓钟声断续，龙潭夜月影澄清；水流三港外，雪霁半溪边。是八景者，名著清流，古今称美。”从《城关记忆》中，我们看到每个县的城关都有城“八景”，这似乎成为城关文化的一种不可或缺。

还有小吃文化、学堂文化、街巷文化、集市文化等等，形成了三明各地独具魅力的城关文化。

三明市，涵盖一市二区八县，多数城关依托大溪而建，得名于溪，拥有深厚的历史背景。如将乐、沙县、尤溪、宁化、建宁和泰宁等地，均为历史悠久的古县。其中，泰宁杉城更是被誉为“汉唐古镇，两宋名城”。这些古城关不仅孕育了众多文化名人，还承载了革命老区的光荣传统与无数感人故事。

城关，是游子共同的乡愁。也许你生于斯，长于斯，熟知这里的一街一巷、一楼一阁；也许你迁于斯，乐于斯，从陌生到熟悉，从相融至相守；也许你久别故乡，但乡愁萦怀，情深难弃；也许你乡音不改，往事在目，愈沉弥新。《城关记忆》一书，记录了这些城关的历史文化，留住县城的记忆，唤起人们的乡愁，推动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。当前，随着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推进，《城关记忆》不仅为三明各地城关的历史与未来发展提供了文化支持，也为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幸福城关贡献了一份不可或缺的力量。

十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。事实上，不只是县城城关，各个乡镇村落也都具有丰富而深厚的文化传统和资源，比如，山水生态、农耕文化、农事体验、特色种

植、古村古镇、非遗作坊等，这些都是推进地方乡土文化振兴的重要禀赋。地方乡土文化是凝聚人心、促进乡村善治的精神纽带，在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进程中，具有独特的价值，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。在推进乡村振兴走向纵深的过程中，如何提升单个乡村的辨识度，避免“千村一面”一直是乡村建设的重要课题。不妨把地域元素、特色文化发掘出来擦拭一新、创新转化，作为文旅资源加以发扬光大，乡村振兴的场景必定会更加生动活泼。

县城和乡村一直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场域和母题。《城关记忆》的编写与三明市文联的“行走乡村”系列采风创作活动相互呼应，以共同构成三明城乡间独特的文化美景，既可以形成一批熔铸古今的文化成果，又可以激发地方各界人士的乡邦情感。将蕴含在民间的优秀地方传统文化保护好、挖掘好、传承好，揭示文明发展脉络，阐释其文化价值和时代意义，为地方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文献支持和智慧服务，助力打造地方文化名片意义重大。

当一个县城城关的历史遗迹、文化古迹、人文底蕴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、合奏共鸣，县城城关的生命力也在不断延伸。

知来路，方能行长远。城关文化是一个县城城关的灵魂。城关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，是城关内涵、品质、特色的重要标志。作为一个三明人，或者到过三明的人，或者想来三明走走的人，建议都去读一读这本《城关记忆》，以走进每个城关的历史深处，一起寻访千年沉淀的古邑风貌，一起重温古街老巷的风雨往事，一起触摸山水踏痕中的沧桑印记，让这座城市因岁月远去而愈加古老的容颜、因风雨洗礼而日渐模糊的往事再次得以一一呈现。

一得阁

与苏轼有关的几个女子

● 郑仁水

国学大师陈寅恪如是说：“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，而造极于赵宋之世。”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巅峰，而立于此巅峰者当属苏轼。俗语云：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，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，这一现象在多个领域和成功案例中得到了证实。撰诸苏轼，作为一名成功的男人，其背后显然有几个默默为之付出的女人。

有不少作家从小受母亲之影响。胡适在《我的母亲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。”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也讲过一个关于母亲的故事，尤其是母亲那平静而宽容的话：“儿子，那个打我的人，与这个老人，并不是一个人。”母亲给予莫言的是一种不可磨灭的精神力量。苏轼从小受母亲程氏的影响。苏轼之父苏洵娶了眉州大户程文应之女。“苏老泉，二十七，始发愤，读书籍。”程夫人对丈夫的游荡不学心存忧虑，但没有直接劝诫，而是报以一个女性最大的容忍和耐心的期待。后来苏洵潜心向学，程夫人承担全家的生活，彰显其大家闺秀的胸襟与眼光。程氏心地善良，严禁孩子、使女等伤害鸟雀，久而久之，鸟雀纷纷前来苏家庭院觅食筑巢。程氏不贪财，有一次，两个丫鬟发现家中有一大瓮，猜想里边也许会藏着金银财宝。程氏不但不让发掘，还命令用土掩埋。后来苏轼在凤翔府签判任上，一日大雪，见居旁边一株老柳树下地表不积雪，雪停后地面又凸起，苏轼怀疑下面埋有丹药。妻子王弗说：“如果婆婆活着，她一定不让挖掘。”程氏不取不义之财之精神对苏轼影响大抵如是。程氏不单纯是一个慈母，她喜读书，有志节。有一次她教苏轼读《后汉书》，读到《范滂传》，对母亲慨叹道：“我如果作范滂，母亲允许吗？”程氏

回答说：“你能做范滂，难道我不能做范滂母吗？”后来苏轼和苏辙立身处世皆有大节，自然与母亲影响不无关系。

苏轼第一任妻子王弗。王弗从十六岁嫁给苏轼到二十七岁去世，两人一起生活时间不算长。王弗贤惠且有远见。苏轼早年赴考时，她在家侍奉婆婆，后来随苏轼进京。在凤翔府任上，每当有僚属来客会见苏轼，王弗都躲在屏风后面观察，等客人走后，便向丈夫说出自己的看法，某人说话总揣摩你的意思，某人说话阿谀奉承，某人结交时殷勤过甚……而后来的事实验证了王弗的看法。

王弗于治平二年（1065年）五月离世。十年后，即熙宁八年（1075年），苏轼于密州任上写下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》：

十年生死两茫茫。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

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轩窗，正梳妆。相顾无言，惟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肠断处，明月夜，短松冈。

“小轩窗，正梳妆”，想象亡人，栩栩如生；“明月夜，短松冈”，融情于景，状死者孤寂凄凉，伉俪情深，一世情缘，感人肺腑。

王弗去世两年多，苏轼父丧期满，续娶王弗的堂妹王闰之。王闰之随苏轼宦海沉浮，辗转于汴京、杭州、密州、徐州、湖州、黄州、颍州等地。王闰之没有王弗屏风后察人之慧眼，但操持家务，相夫教子，对前妻之子和自己儿子一视同仁，与苏轼相濡以沫，荣辱与共，泰然处之。王闰之贤惠，但缺乏王弗的机敏，与苏轼的精神契合度略逊。苏轼被抄家后押解往京城的船上，兵丁粗暴，“围船搜取，老幼几怖死”。兵丁撒

走后，王闰之又哭又骂：“是好著书，书成何所得，而怖我如此！悉取烧之。比事定，重复寻理，亡亡七、八矣。”王闰之一把火，将凝聚着苏轼才华和心血的诗文付之一炬！倘若王弗活着，岂有此举？写书不但没有什么用，反倒招来祸患，这便是王闰之的逻辑。对于一个没文化的女子，我们当然不应苛求。遭遇乌台诗案后，王闰之与苏轼可谓是患难夫妻，共度岁艰。《后赤壁赋》有一段关于王闰之的文字：“已而叹曰：‘有客无酒，有酒无肴，月白风清，如此良夜何？’……归而谋诸妇。妇曰：‘我有斗酒，藏之久矣，以待子不时之需。’于是携酒与鱼，复游于赤壁之下。”这个“妇”，即王闰之。黄州穷僻，无以自乐，寂寞难消，妻子生怕苏轼愁闷不堪、内心忧郁，无以解忧，特珍藏美酒一斗，且轻易不示，专待不时之需。浓厚无声的爱，知己相随的默契，明亮纯粹的心灵，诗意动人的灵魂。对于苏轼而言，有妻如是，夫复何求？可惜，王闰之未能与苏轼白头偕老，于元祐八年（1093年）逝于汴京。苏轼贬谪惠州、儋州的颠沛岁月，王闰之已长眠九泉之下。苏轼在《祭亡妻同安郡君文》中写道：“如妇既修，母仪甚敦。三子如一，爰出于天。从我南行，救水欣然。汤沐两郡，喜不见颜。我曰归哉，行返丘园……惟有同穴，尚蹈此言。”一语成谶，同时也是苏轼对王闰之荣辱与共之报答。

苏轼在《朝云诗》序言中写道：“予家有数妾，四五年相继辞去，独朝云者，随予南迁。”朝云，熙宁七年（1074年）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，王闰之买的一个婢女，年仅12岁，后来成了苏轼的侍妾。王朝云青春浪漫，苏轼自称老夫，两人年龄相差二十七岁。男女间的年龄感基



本上是个现代概念，古代不同。苏轼称赞朝云“敏而好义”。黄州近五年，是苏轼艺术创作之井喷期，朝云功不可没。

朝云美丽聪慧，善解人意，是苏轼的红颜知己，灵魂伴侣。有一则广为流传的佳话，在汴京时，苏轼抚摸着妻子的肚皮问身边的姬妾，肚腹中所装何物？一个姬妾说是文章，另一个说是见识，苏轼认为都没有说到点上，朝云说：“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。”苏轼听了大笑。后来，苏轼被贬惠州，身边只有儿子苏过和朝云相伴。苏轼年事渐高，从衣食起居到精神抚慰，朝云一概包揽。朝云在黄州时为苏轼生下一子，乖觉颖异，苏轼非常喜爱，并为儿子作了《洗儿戏作》，可惜这个孩子不到一岁就夭折了。朝云在琵琶弹奏方面造诣颇高，后来跟着苏轼读书写字，对书法特别感兴趣。丧子之后，在苏轼的影响下，开始学习佛学，希望通过修行佛法化解丧子之痛。绍圣三年（1096年），朝云染病不治亡于惠州。苏轼按照朝云之愿，将她葬于惠州栖禅寺。苏轼还在墓上筑六如亭表示深切怀念。

还需一提的是另一位女子——苏轼的乳母任采莲。苏轼和早亡的姐姐苏八娘，都是吃任氏的母乳长大的。后来，任氏还悉心照顾了苏轼的三个儿子苏迈、苏迨、苏过，余生一直陪伴着苏轼漂泊不定的宦途，从杭州、密州、徐州、湖州，一直到黄州。元丰三年（1080年）八月，苏轼的乳母任氏在黄州临泉亭的家中辞世，享年七十二岁。两个月后，苏轼将老人葬于黄州东边的黄冈县北。苏轼在任氏的墓志上简略记述了老人生平：“赵郡苏轼子瞻之乳母任氏，名采莲，眉之眉山人。父遂，母李氏。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，工巧勤俭，至老不衰。”按照墓志铭的常规格式，一般都会会在墓志中记述墓主人的生平，到了铭文部分，以四字一句的华丽骈文对其生平做出褒扬赞颂之评价。在任氏的墓志铭中，苏轼为老人的一生仅写下三十四字的铭文，但字字沉如铁，其意贵如金——

生有以养之，不必其子也。死有以葬之，不必其里也。我祭其从与享之，其魂气无不之也。

宋朝的女人，我们终于能知道全名了，不像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等哪怕是名流的夫人，也只留下姓氏。与苏轼有关的五个女人，除了母亲程氏、乳母任氏，两妻一妾都姓王：王弗、王闰之、王朝云。